

# 人物·自然·异化

## ——基于《金色眼睛的映像》的分析

张长辉

(河南师范大学, 河南 新乡 453007)

**摘 要:**通过文本细读的方法,从生态伦理的视角分析了美国女作家麦卡勒斯的作品《金色眼睛的映像》,发现他的作品中的人要不是自然的使者,要不是自然的压迫者,还有的是和自然一样的受压迫者,但不管是哪一种人,无一列外的都没有健康的心灵,都是畸形儿。

**关键词:**《金色眼睛的映像》;人物;自然;异化

中图分类号: I10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7192(2012)03-0061-04

# The Alienation of Characters in Nature

## ——An literature analysis of *Reflections in a Golden Eye*

ZHANG Chang-hui

(Henan Normal University, Xinxiang 453007, China)

**Abstract:** By the texture scrutinizing, this paper analyzes *Reflections in a Golden Eye*, a novel by American female writer Carsonn McCulle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logical ethics. It discovers that most of the characters in her novel play respective roles, dominated or dominating, in Nature and they are insane and abnormal without exception.

**Key words:** *Reflections in a Golden Eye*; character; nature; alienation

## 一、引言

卡森·麦卡勒斯(Carsonn McCullers, 1917-1967)是 20 世纪美国“南方文学”这一现代文学流派中最有代表性的女作家。麦卡勒斯一生备受病痛的折磨,十五岁时患风湿热,但被误诊和误治。之后,她经历了三次中风,导致她 29 岁时瘫痪,一直缠绵病榻,进入中年不久,便被乳腺癌夺取生命,一系列疾病严重摧残了她的身体。所

以,她的作品多描写孤独的人们,孤独、孤立和疏离的主体始终贯穿于她的所有作品之中。她的主要作品有《心是孤独的猎手》、《伤心咖啡馆之歌》、《婚礼的成员》、《没有指针的钟》和《金色眼睛的映像》。文学批评家往往将卡森·麦卡勒斯(Carsonn McCullers)与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相比,还有将她与大卫·赫伯特·劳伦斯相比,这样的比较显然生动地描述了麦卡勒斯在美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金色眼睛的映像》是美国现代南方女作家

收稿日期:2011-11-07

基金项目:河南省 2011 人文社科青年项目(2011-QN-244);河南省社科联、省经团联 2011 年度调研课题(SK1-2011-1532)

作者简介:张长辉(1977-),男,河南滑县人,河南师范大学外语教研部讲师,文学硕士,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

麦卡勒斯(1917—1967)继其长篇处女作《心灵是孤独的猎手》大获成功以后推出的第二部力作。曾被改编成电影,由伊莉莎白·泰勒、马龙·白兰度、约翰·赫斯顿等巨星主演。小说以1930年驻扎在美国南方的一只军队为背景,讲述了一个发生在两名军官、一名士兵、两个女人、一名菲律宾男仆之间错综复杂的感情纠葛的悲剧故事。

## 二、小说中人物·自然·异化解读

### 1. 士兵威廉姆斯·自然·异化

士兵威廉姆斯本来是自然原生态的化身:“他晒黑的圆脸带着标志性的、戒备的无辜表情。他丰满的嘴唇红润,褐色的刘海铺在额头上。他的眼睛是琥珀和褐色的奇妙混合,有一种通常在动物眼睛里才有的无声眼神”<sup>[1]2</sup>。“他动起来的敏捷和沉默如同野兽或是贼”<sup>[1]2</sup>。“他的大部分闲暇时间消磨在树林里”<sup>[1]3</sup>。“士兵最缺不了一样东西——阳光”<sup>[1]60</sup>,哪怕是在最寒冷的日子他也要光着身子静静地躺着,让阳光渗进身体。他走进一头小母马的隔栏,他快要生小马驹了。“他抚摸它那鼓鼓的肚子,抱着他的脖子站了一会儿”<sup>[1]22</sup>。人的心灵在这深沉、宁静、和谐、纯净的自然世界中自由飞舞,用布莱尔的话说,“人类的普遍情感必定是自然的情感,惟其自然,才是恰当的”<sup>[2]104</sup>。

可是,他却没能保持住自己的身份,在他误砍了潘德腾家老橡树下垂的枝条以后,开阔的视野偶然给了他一个窥探潘德顿家隐私的机会。他在诱惑下数次潜入潘德腾家偷窥裸睡的莉奥诺拉——潘德腾的妻子,强烈的好奇心逐渐被狂喜所代替。“渐渐地,严肃的脸上被唤起了一种狂喜的表情。年轻的士兵感觉到一种过去从未知晓的甜美,那么强烈,那么奇特”<sup>[1]59</sup>。“静谧的黑夜——他蹲在她的身边,心里涌起默生的甜蜜,心理充满了紧张的力量。他一朝品尝到了这样的滋味就再也不肯罢手了;他的心中被激起了一种中了毒的黑暗渴望”<sup>[1]148</sup>。这种远离自然的不正常的行为不仅是违背道德的,而且是违背自然法则的,他的生活逐渐发生着变化:“他可以木然无

语的呆坐几个小时,接着又出其不意地犯下不可饶恕的过错。空闲的时候他再也不去树林散步了,晚上他的睡眠很糟糕,士兵可怕的梦话惊扰了整个寝室”<sup>[1]145</sup>。总之,这是一个“堕落的亚当”形象,失去的天真使得伊甸园不再是他的乐土”<sup>[3]102</sup>。欲望给他带来了彻底的毁灭;在最后一次去潘德腾家偷窥中,潘德顿上尉将他当场击毙。

### 2. 上尉潘德腾·自然·异化

上尉潘德腾是人类中心主义世界观下恶魔的化身,人类中心主义世界观认为,人类是生物圈的中心,具有内在价值,人是价值的来源、一切价值的尺度,是唯一的伦理主体和道德代理人,其道德地位优于其他一切存在实体。在这种世界观来看,只有人作为理性的存在物才具有内在价值,其他存在物无内在价值,仅具有工具价值,它们被排除在人类伦理关怀和道德共同体的范围之外。近代培根的实验科学、笛卡尔——牛顿机械自然观由于片面强调分析方法,强调主客二分,凸显人与自然的区别,强调人与自然的分离与对立,进一步强化了人类中心主义思想,无视自然界其他生命的存在价值,极力倡导人类征服、统治、占有自然。在这种世界观的关照下“人类将自己视为地球上所有物质的主宰,认为地球上的一切——有生命的和无生命的,动物、植物和矿物——甚至就连地球本身都是专门为人类创造的”<sup>[4]120</sup>。生态社会学家威尔森更是愤然断言:“没有任何一种丑恶的意识形态,能够比得上与自然对立的、自我放纵的人类中心主义所带来的危害!”<sup>[5]17</sup>

潘德腾就是一个具备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人,那是一个晚冬的深夜,潘德腾上尉在散步的途中发现了一只小猫在门口徘徊,这只小猫找到了一处温暖的藏身之地,上尉弯下身听见他惬意地呜呜叫。他把小猫抱起来,感觉到它在他的手心里颤抖,小猫的年纪很小,刚刚能张开它清澈的绿眼睛。可是,这并没有改变它的命运。“上尉最后把小猫带走了,街道的拐角处有一个邮筒,他匆匆地扫视了一下四周,打开结了冰的信槽,把小猫塞了进去,然后继续散步”<sup>[1]13</sup>。不但对猫,潘德腾上尉对马的态度也很残忍。上尉

猝不及防地把马儿猛然向上一拉。他拽拉缰绳的动作如此突兀而急剧,“火鸟”(马的名字)一下子失去了平衡,笨拙地侧踏步,又用后腿站立。然后它稳稳地站住了,马儿虽然受了惊,却还是驯服的。上尉及其满足<sup>[1]75</sup>。他从树上折了一根长长的软枝条,用最后一丝力气猛烈地抽打这匹马,马大口地喘气,黯黑的皮毛被汗水打湿,弯成了卷儿,起初马儿还不听话地绕着树跑。而上尉不停地抽打马儿。最终这匹马站着不动了,发出心灰意冷的悲鸣。一汪汗水将马儿脚下的松针染黑了,马儿耷拉着脑袋<sup>[1]80</sup>。早在2500多年前,我国的儒家和道家思想就已经包含了生态意识:儒家提倡的“仁”,不仅是指对人,还指对自然,关心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在《庄子·齐物论》中可以看到庄子“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思想,表明自然界与人类平等的思想。人与动物是平等的,都有感受痛苦和享受愉快的能力。如果一个动物能够感受苦乐,那么人类拒绝关心它的苦乐就没有道德上的合理性。史怀泽提出:“一切生命都是神圣的,包括那些从人的立场来看显得低级的生命也是如此。”他认为,道德的基本原则就是:“善就是保持生命、促进生命,使可发展的生命实现其最高的价值。恶就是毁灭生命,伤害生命,压制生命的发展。这是必然的、普遍的、绝对的伦理原理。”<sup>[6]9</sup>叔本华也特别强调了人对自然的伦理道德。他指出:“基督教伦理没有考虑到动物,大家一直装作动物没有权利,他们告诉自己,人对动物的所作所为与道德无关……这真是令人发指的野蛮论调”<sup>[7]90</sup>。

人类把自己与自然对立起来,总认为有一个“自己”存在,而且自己与他人及外物是对立的。人的心思总是在自己、他人、外物之间徘徊不定,人为地将万物分出美丑来,这样各种思虑和痛苦就产生了。如果不及时反省以人类为中心的自我意识,那么,等待自己的将是无可挽回的悲剧: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人类精神的异化。潘德腾作为人类中心主义的代言人,必将得到这样的结局,在性方面,“上尉保持了男性与女性特质的微妙平衡,他拥有两种性别的敏感,却缺少两种性别的活力。”<sup>[1]11</sup>望着妻子的裸体,他没有欲望,

而是“像被扇了一耳光,脸上带着吃惊的义愤。”<sup>[1]15</sup>妻子裸身走过去,他浑身发抖地向她追去,并喊道“我要杀了你!”<sup>[1]16</sup>可是“他有一个悲哀的嗜好:恋慕妻子的情人”<sup>[1]11</sup>。他既嫉妒妻子的情人,也嫉妒自己的妻子,过去的一年中他渐渐对少校(他妻子的情人)动了感情,这种感情最接近于他所了解的爱情,他最渴望的是自己在这个男人眼里独一无二。他以玩世不恭的优雅姿态接受了这顶绿帽子<sup>[1]33</sup>。后来他又爱上了士兵威廉姆斯,“对士兵不断的念想让他心如猫抓”<sup>[1]109</sup>。当他事先知道他肯定会遇到士兵时,“他就会感到头晕目眩,心跳加速”<sup>[1]109</sup>。“每当他靠近士兵时,他就发现自己无法正常去看、去听”<sup>[1]109</sup>。他觉得士兵说话的声音“宛如一曲扰人心神的歌儿”<sup>[1]109</sup>。由此看来,人类应当崇拜自然,因为崇拜自然,不仅能够拯救自然,而且能够拯救人类自己。

### 3. 艾莉森·自然·异化

法国女作家弗朗西丝娃·德奥博尼(Françoise d'Eaubonne)于1974年发表的作品《女性主义或死亡》(Le Feminisme ou la Mort)中指出了女性与自然所受压迫之间的本质联系,即人们在反思生态问题时,仅认识到了人类社会和工业文明的破坏作用,但没有认识到以男性为中心的“父权制社会”在这个过程中所起的作用<sup>[8]68</sup>。生态女性主义者认为,男性对女性的统治和对自然的统治有着历史的、体验的、象征的、理论上的重要联系。可见,女性和自然都被以男性为中心的父权制社会压迫。

这部小说中,艾莉森和自然就同处于男性为中心的父权制的压迫中,他的丈夫米里斯·兰顿是一个男权中心主义者,婚后不久,他带艾莉森去射鹌鹑,他打下了一只鹌鹑,鸟还活着,他无所谓地打碎它的脑袋,把它交还给她。“她握住这羽毛竖着的温暖的小身子,它在坠落时有些败坏了,她又凝视那没有生命的呆滞的小黑眼睛。她突然失声痛哭。少校用“女性化”和“病态”来形容此类事物”<sup>[1]37</sup>。作为和自然亲近的女性,艾莉森对小动物的生命非常痛心,可是,作为自然压迫者的兰顿,却觉得她妻子的表现是一种病态。兰登少校对所谓“女性”和“病态”的理解也代表

了父权制强势文化对女性/自然的漠视乃至暴力摧残<sup>[3]100</sup>。古罗马哲人西塞罗强调尊重一切生命,因为“动物与人一样,都应当具有生命的尊严,不应被辱没”<sup>[9]26</sup>,这种父权制世界观和二元思维模式统治下的对自然、女性和其他种族的压迫,势必造成男女两性的对立,从而影响两性的和谐,最终造成人的异化。

艾莉森就是这种观念的受害者,受到婴儿夭折、丈夫移情别恋双重打击的她变得精神恍惚,疾病缠身,“她病得很重,一眼就可以看出,她的病不只是身体上的,悲伤和焦虑把她折磨得不成人样,真正到了疯狂的边缘”<sup>[1]19</sup>。可他的丈夫不仅想当然地“把她显而易见的快乐看成是某种病态和女性化的东西”<sup>[1]37</sup>。而且“他认为这一切都是疑病症而已,她用它们来逃避自己的责任——比如,他认为适当的常规的运动和派对”<sup>[1]93</sup>。艾莉森认为“一个男人能达到怎样的愚蠢和残酷无情,迟钝生硬的莫里斯·兰顿只会有过之而无不及”<sup>[1]91</sup>。在这种压抑的环境下,艾米莉逐渐异化,在潘德腾家的聚会中,他不能忍受丈夫与他的情人——潘德腾的妻子卿卿我我,她跑回自己的屋子,“她用园林剪刀剪掉了自己娇嫩的乳头”<sup>[1]32</sup>。自从她冲回家伤害自己后,她内心产生了一种持续的令她恶心的羞耻感。她确信每一个看她的人一定在想她所做过的事。可是事实上这种丑闻仍是个秘密。更奇怪的是,知道丈夫和利奥诺拉通奸后,经过几个月的无法相信,她最终放弃了丈夫,却绝望地把心转向了利奥诺

拉。“在被背叛的妻子和丈夫的恋人之间产生了奇异的友情。”<sup>[1]34</sup>最终艾莉森精神崩溃,被送到了精神病医院,并于第二天晚上死于心脏病。

### 三、结 语

对卡森·麦卡勒斯来说,正如对她小说中虚构的朋友们来说,爱情的对等关系似乎是永远不可能的。一个人永远也不可能同时扮演爱者与被爱者两个角色。她笔下的某些人物从来不敢扮演其中任何一个角色,或者尝试另一个角色。在她的作品中,畸形的身体往往只是显示了一个人缺乏能力去扩展、去奉献、去接受爱,这是一种充满极度痛苦的境地,无数来自她想象世界的陷入歧途和肢体残缺的人们,试图通过人与人之间完全的精神依恋来发现生活的意义和目的,而她从来不认为这种行为有什么不正常。在她的眼中,他们的世界是颠倒的,行为准则就是没有准则、没有意义、没有目的、没有力量、是异化。她文本世界里的那些畸人形象代表整个人类生存状态:渴求超验的安宁却又无法摆脱欲望的盲动,惧怕内心的孤独却又无法彼此真正地沟通,他们不停地寻找情感的依托之处,结果总被某种力量挡回,迷失在茫然与空虚之中。问世间爱为何物?——这是麦卡勒斯创作中形而上的问询,是贯穿她全部作品的中心主题,而答案的最终不可知与人类执着求之的永恒冲撞铸就了“伟大的、忧郁的、极为成熟的”<sup>[10]361</sup>艺术之魂。

### 参 考 文 献

- [1](美)卡森·麦卡勒斯. 金色眼睛的映像[M]. 陈黎,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
- [2]ABRAMS M H. The Mirror and the Lamp: Romantic Theory and the Critical Tradition [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3:104.
- [3]林斌. 权力关系的性别隐喻:麦卡勒斯《金色眼睛的映像》中哥特意象的后现代解读[J]. 国外文学,2008(4):96-104.
- [4]CAROL B G. Rachel Carson [M]. New York:Frederick Ungar Publishing,1983.
- [5]EDWARD O W. On Human Nature [M].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 [6](法)阿尔伯特·史怀泽. 敬畏生命[M]. 陈泽环,译.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 [7](德)狄特富尔特. 人与自然[M]. 周美琪,译. 北京:三联书店,1993.
- [8]胡杰. 自然:最温柔的母亲—艾米莉·狄金森及其诗歌的生态女性主义解读[J]. 科教文汇 2010(1)(上旬刊):68-69.
- [9]王诺. 欧美生态文学[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 [10](美)弗吉尼亚·斯潘塞·卡尔. 孤独的猎手:卡森·麦卡勒斯传[M]. 冯晓明,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